



張金葉 ◎ 生於一九三一年，彰化縣竹塘鄉田頭村人。十六歲結婚，育有三對兒女，夫妻倆同行慈濟菩薩道，一九八六年同時受證成為慈濟委員，張金葉法號慈度，先生陳瑞昌法號濟達。張金葉視「做慈濟」為今生最大樂事，她說：「要做到最後一口氣。」

## 枯枝長金葉

劉對

炙熱的午後，把人逼得就快窒息了。張金葉穿著一身涼快的短衣褲，打開客廳的冷氣機，企圖將這令人不適的熱氣趕出屋外。她捧著整盤剛切好的水梨，熱情地招呼臨時造訪的慈濟志工。張金葉的人生，就像水梨一樣，清甜中帶有微酸的滋味。

少女時期的張金葉，堪稱是村上的小美女，勤儉又能幹，是多數人屬

意的媳婦人選。十六歲時，嫁給大她兩歲的陳瑞昌。陳瑞昌本姓詹，三歲時過繼給招贅的祖母當養子，他個性敦厚，受過「高等科」（相當於現在的中學）教育。陳家是村子裡的大戶人家，擁有不少田產，張金葉以為這一生可以安然無慮地過日子。

## 美夢成空

陳瑞昌原想和三位兄弟一樣當個上流社會的公教人員，卻經不起母親一再地勸說，並保證只要他願意從事農務，日後可得陳、詹兩家的田產。夫妻倆懷著夢想，努力耕作，生產所得全部交由詹姓父母處理。隨著孩子陸續出生，陳家也多了幾落房子、幾畦田地，張金葉的小叔、小姑也各自成家。

有一天，婆婆告訴張金葉，當初陳瑞昌年紀小不能繼承祖母的田產，於是用買賣的方式過繼在陳瑞昌父親的名下（父親隨祖父姓詹不姓陳），

如今詹家的田產又擴增不少，税金也提高很多，為了減省税金，所以要將田產分家。陳瑞昌沒有分到陳家田產，只有詹家一片貧瘠的沙坡地及一筆為數不少的負債。這時他們才恍然大悟，這些年來家中置產、辦婚事的錢都是父母親向外借來的。

美夢瞬間成空，而且搗夢的竟是自己的親生母親，陳瑞昌有嚴重受騙的感覺，本有機會闖出好前途，如今落得家業、事業兩頭空，他心有怨氣，便向母親爭取祖母的遺產，母親卻告訴他：「想要遺產，除非祖母活過來。」想不到一向對他們夫妻稱讚有加的母親，卻為了分財產而成天謾罵，陳瑞昌激憤難消，獨自前往嘉義的城隍廟，請求神明做主，表明自願下地府找祖先評理，他不顧廟公的警告：「要有心理準備，可能一去不能回。」

張金葉隨後前去苦求他回家，雖然她心裡也覺得委屈，想到嫁入陳家十四載，無一日不刻苦耐勞，侍奉公婆、料理家務、田事一肩挑，尤其

是照顧生病的祖母，把屎把尿的，如今卻換得婆婆偏心相待，怎不令她痛心？唯有一事教她稍感寬慰，那就是祖母臨終時的一番祝福：「妳這麼孝順，一定會老好命，大穀倉滿，小穀倉溢，舊稻未吃完，新稻割來添。」當時的人都認為老人家的祝福是很靈驗的。

### 耕作勤奮收成少

分家的事實既定，張金葉夫妻雖然憤憤不平，也只能委屈接受，但是貧瘠的沙坡地就是長不出稻子來，別人一年豐收兩季，他們卻一次也長不成。就在分家後隔一年的年尾，好不容易盼到有一畦田終於長成金黃稻穗，夫妻倆歡喜地等待收割，誰知卻遭螟蟲啃食，一夕間飽滿的稻穗全部成了空殼子。

張金葉走在田中央，絕望地將挑在肩上的扁擔用力甩在田裡，全身往前仆倒，抬起雙手向蒼天哭喊，要求上天給個公平。鄰人看了也搖頭嘆



在花蓮慈院輕安居，張金葉耐心陪伴失智老人做益智活動。



到花蓮慈濟醫院當醫院志工，張金葉（中）與輕安居的病患唱歌同樂（上圖）。最鍾愛的長子往生讓張金葉痛不欲生，聽證嚴上人開示後，才有了重新出發的勇氣（右圖）。



息：「要堅強，牛丟了就找牛坡討（臺語，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之意）。」他們常常送些自種的蔬菜、瓜果給張金葉，也建議她利用抽水機改良耕地，於是她起了互助會籌錢，購置農田水利設施，努力填土、施肥，從日出忙到黑夜，每天辛勞耕作。

自從有了抽水機，方才稍稍改善農作物的收成。但是收成少，日子總是不好過，每天只能吃番薯籤稀飯，她不只一次聽到孩子這麼說：「真羨慕阿叔、阿伯他們，若是他們肯將要丟餿水桶的饅頭給我們吃，不知有多好！」她心想，日子不能這樣過下去，夫妻倆商量後，決定忍痛分離，由陳瑞昌隻身出外賺錢養家、還債。

經由高中同窗的引薦，他在高雄的一家電子公司任職總務工作。做事認真負責又節儉的他，為了節省返家的交通費用，很久才回家一趟，即使是逢年過節也不例外；事實上，除了代替同事值班的酬勞比較高這項因素外，還另有玄機。

為了抒發思鄉之情，陳瑞昌常邀三五好友聚餐，其中有一名女子對他情有獨鍾，常常主動獻殷勤，甚至投懷送抱，老實的他終究抗拒不了誘惑，陷溺溫柔鄉中。妻子輾轉得知後，故意不動聲色，經常盛裝到高雄探訪，對待他更加溫柔體貼，讓先生心生愧疚，讓女方知難而退，才結束一段畸緣插曲。

### 鬱鬱寡歡終成疾

那段離家工作期間，陳瑞昌經常寄錢回家，加上聰慧的張金葉善於耕作，農穫量常高出別人一倍，家裡經濟改善許多，但是一個婦道家要獨力照顧六個孩子，繁情瑣事沒得商量依靠，抑鬱心情終究悶出病來。孩子看到別人的爸爸回家了，常會問：「我們的爸爸怎麼還不回來？」無奈的媽媽聽了也很心酸。

「每到黃昏，日頭要落山時，日屎就流不停……」張金葉時常紅著眼



眶，一個人站在濁水溪畔，面對一望無際的田野，幽幽地唱出心中的苦悶與孤寂。

哀怨的歌聲飄散在鄉間田野，令人聞之鼻酸，常有人勸她：「想卡開咧！」但她就是無法紓解心頭抑鬱，在三十九歲那年險些喪命；那時，她連續幾天不吃不喝，氣如游絲，對著圍在床前、早已哭成一團的子女交代後事：「我死後要埋在田頭，每天就可以看到你們出入門，記得要把土挖深，免得被野狗叼走。」

村人替她抱屈，紛紛建議張金葉向老天爺買壽命；於是，一場祈福消災大法會就在她家的庭院盛大舉行。鄰近幾個村落，共來了一百多戶人家，人人挑滿一擔牲禮、祭品，圍繞在庭院的四周擺放著，庭院中央設祭壇，是用方桌疊成梯型狀，張金葉坐在壇前，恭請三仙國王（神名）到地府為她買壽，法會從午後一點進行到晚間九點。看到眾人虔誠地膜拜，她的婆婆也受到感動，從此不再無故謾罵她，深受病苦的張金葉則暗自發

願：「只要我身體健康、手腳靈活，我一定要幫助艱苦人。」

法會過後，張金葉的病體漸有起色，但陳瑞昌仍不放心，帶她到處求醫，卻查不出病因，直到高雄醫學院的醫生告訴他：「妳太太是憂鬱症，只要帶她到澄清湖散散心就好了。」他們聽從醫生建議，離開舊居環境，夫妻倆帶著么女在高雄租屋而居。

此時，他們較年長的三個兒女已北上工作，兩個留在故鄉讀書，張金葉必須常常回家探望，並且兼做農務。身體依然辛勞，心情卻舒坦多了，因為經濟改善，加上身邊有先生相伴，最主要是婆婆對她的態度變好了。就在他們離家後不久，婆婆因病住院，張金葉盡心陪伴照顧，她也奉勸先生：「無論如何都要孝順，往事，高的放風吹，低的放水流。」婆婆臨終時，牽著張金葉的手求原諒：「我不會做人，以前對妳很不好，請妳不要記恨。」此刻，婆媳前嫌盡釋。

待長女出嫁後，張金葉舉家遷回彰化，和女婿合夥做高周波印花事

業。四年後，又遷往臺北，家境逐漸富裕。一九八六年，她從報紙上得知，雲林縣口湖鄉因為颱風造成海水倒灌，居民死傷嚴重，於是帶著六萬多元的現金到災區去，看見滿目瘡痍的地上擺放著十八具棺材，她難過得說不出話來……此後，張金葉夫妻便常到孤兒院、療養院送米或麵食，家裡的牆上掛滿了熱心公益的獎牌。

### 行有餘力 熱心公益

有一次，大女兒陳秋梅提起說：「你們這麼喜歡做善事，花蓮有一位師父很偉大，你們可以去跟隨他！」幾經打聽，得知臺北的吉林路有慈濟分會。她去的那一天適逢農曆二十四日，也是慈濟發放救濟物資的日子。在慧日講堂的發放現場，看到很多生活困苦的人，讓她想起當年自己病危的那段往事，激動地在心中喊著：「這就是我要的，我終於找到了！」

自從參加那次發放後，她便很少再管公司的事，還告訴女兒，她要全

心全意幫助慈濟去勸募善款。當女兒把《證嚴法師的慈濟世界》一書中的內容，一字一句唸給媽媽聽時，她每聽一次就哭一次。

張金葉將感動化為行動，積極勸募，有時冒著風雨也要出門介紹慈濟。她常對慈濟會員說：「一文布施，萬文收，千聲富，不要一聲窮；說窮，窮鬼就會緊跟著你。」她特有的俗語勸世言，喚醒了很多沉睡的愛心。

慈濟會員與日俱增，使得張金葉雀躍不已，還曾在一個月的時間裡，募到七張病床（一張病床一萬五千元）。高興的背後，麻煩的事也跟著來了，如何記住每一個會員的名字，讓不識字的她傷透腦筋。有一次，她到專門幫人改運的會員家收善款，看到香爐裡插滿了香，她突然有了靈感，回到家後馬上拿起筆，一筆一畫地勾出香爐插著香的圖案來。從此，她就以塗鴉代替文字來記錄會員的資料。

「不識字，真歹勢呢！」當她要求會員在勸募本上寫下個人資料時，

都會憨笑著不斷致歉，十足的歉意代表十足的誠意。

她的用心獲得證嚴上人的讚許，鼓勵她走出來現身說法，可以影響更多人。在慈濟三十週年慶時，張金葉連續一個月在臺北分會分享她做慈濟的故事，不但得到熱烈的迴響，更讓她忙得抽不出片刻休息的時間。先生陳瑞昌直到現在還時常在慈濟志工面前調侃妻子：「當時很多人想要和她合照，像大明星一樣喔！她高興得忘了疲累，回到家後倒頭就睡。」

### 承受不住的痛

其實，她並非走來一路順遂，就在六十六歲時，她最鍾愛的長子不幸英年早逝；兒子從小乖巧懂事，在早年最困苦的那段日子，他每天幫媽媽料理家務、照顧弟妹，就連煮好的稀粥，也要先給媽媽吃到有飯粒的，自己常常忍著餓肚子，只喝湯水。

他初中一畢業，就到臺北找工作，在餐廳當服務生，二十六歲升任大

飯店的經理，生病後辭掉工作，利用進出醫院的空檔研究植絨轉印技術，事業做得頗有聲色，買了幾棟房子。和媽媽隔鄰而居，每天必定親自晨昏定省。

兒子非常贊同媽媽做慈濟，常對她說：「走慈濟路是對的，不要再走偏了。」他對當年做法會買壽命的做法很不以為然；也幫媽媽招募慈濟會員，介紹慈濟。這樣善良又貼心的孩子，本以為將是媽媽一生的依靠，沒想到最終仍然敵不過糾纏了十八年的病魔——紅斑性狼瘡。

得年四十七歲的他躺在榮民總醫院的太平間，北區慈濟人陸續趕來助念，唯獨不見張金葉。兒子往生，她哭不出來，整個心空掉了，全身癱軟，請求家人扶她去醫院，孩子們怕她支撐不住，沒有答應，她以死要脅，到了醫院，也沒能見上最後一面，她被層層人牆阻隔著。

「割心腸啊！」張金葉哭喊著，兒子走了，她的心也跟著走了，整个人形同枯槁。白髮人送黑髮人的錐心之痛，讓她沉浸在痛苦的深淵裡。有

一年多的時間，她走不出來，常常睹物思人，不能忍受和兒子有關的一切事物，終日以淚洗面，縱使周遭有親朋好友、慈濟志工的膚慰陪伴，也不能稍減她的哀慟。直到有一次，一位資深的慈濟志工堅持要帶她到花蓮的靜思精舍見證嚴上人。

「妳苦，孩子也苦，妳應該要提起精神，多去看還看得到的，繼續服務別人才是正確的路。」上人的一席話如當頭棒喝，敲醒她的心。於是她有了重新出發的勇氣，她做慈濟的腳步更快了，助念、告別式、醫院志工……都可以看到她的身影。張金葉心裡想：「以前是我做得不夠，所以孩子才會走得那麼快，現在我要做得更多。」

### 今生無憾

堅定的心讓她通過好幾次的考驗。連續幾次要到醫院當志工的前一晚，她就無緣無故地發燒、拉肚子，先生勸她不要去了，免得變成別人的

負擔，她根本不聽，並且回應說：「就算會死，也要死在醫院裡。」奇怪的是，隔天就沒事了。

「這世該做的都做了，連往生後的大體捐贈同意書都簽好了，沒什麼顧慮了。」

滿頭灰髮的張金葉，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眼鏡，和慈濟志工閒話家常；屋外飄起雨來，打開房門，一陣涼風沁入心田，不遠處的行道樹，枝幹交錯，有了雨水的滋潤，相信不久後，新的葉子就會長出來。

TZU CHI FOUNDATION